



# 唱响岁月的千佛山歌者

□张世亮

清晨,我一如往常来千佛山晨练。步入景区北大门,沿东侧石板小路蜿蜒上行,走不远便是瀛芳园了。在淡淡晨曦与浓浓绿荫的环抱中,古朴的园门面北而开,迎接上山的人们。园门两侧,挺拔的竹林与矮矮的山石将瀛芳园含蓄圈起,使人觉得它既相融在景区的丛林中,又自成一处园中之园。跨过门槛,可见居中栽种的数株樱树枝繁叶茂,树下芳草青青。放眼环顾,散植于园中的还有松柏、黄栌、五角枫、迎春等花木,它们像一群形态各异的女子,既结伴牵手,又争奇斗艳,在斜照的晨曦里尽展风采。年年岁岁,四季更迭,春天繁花似锦,夏日浓郁茂盛,秋色飘零苍劲,冬韵静美素雅。在这美不胜收、千变万化的景色里,瀛芳园还有着了一份万变之中的不变,那就是每日清晨飘出的歌声。

这是一群年长的歌者,因一个共同的爱好,十年如一日,

自娱自乐地坚守着一份执着。他们大都是居住于历下的市民,其中有年轻时拼搏于赛场的退役运动员;有曾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的白衣天使;有已离开三尺讲台的人民教师,有为祖国建设奉献半生的退休职工……他们中有男有女,年龄大都在六十岁以上,年长者已过八十岁。据我了解,目前他们已由当初的十几人发展壮大为四十余人。每天清晨,朋友们相聚这里,用歌声迎接冉冉日出,用笑脸开启幸福之门。有时,趁歌唱之余我近前与他们攀谈,翻看他们的歌本。那一页页手工抄写的歌篇已有些许磨损,每本约有五十余首歌曲。一位大姐说,他们把这些日积月累的歌曲分类成集,如世界经典、民歌

集萃、影视插曲、流行集锦等;目前已积累了十几本。也就是说,他们已学唱过六百首歌曲了。我手捧歌本肃然起敬,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。带着同龄人的相知与理解,每从这里走过,我都要驻足倾听:这是发自内心的、本色而自由的歌声,没有刻意美化和造作,却饱含无限期许,时而舒放,时而深情。透过疏密相间的竹林远远望去,手捧歌篇的歌者或三五相聚站立在树荫下,或一二人相依于山石旁,个个认真投入,人人陶醉其中。歌声从美丽的瀛芳园飞出,回响飘荡在千佛山梦幻般的山林间。春花秋叶,夏日冬雪,十年坚守,岁月如歌;我在倾听中感受,我在感受中感动。瀛芳园里的歌者啊,当你们在生机盎然的春意里愉快地唱,是在回味年少时甜蜜而青涩的初恋吗?当你们在绿茵浓浓的盛夏中动

情地唱,是在追忆激情燃烧岁月中的青春年华吗?当你们在金秋的高爽天空下委婉地唱,是在重温光阴长河里的生活亲情吗?当你们在寒冬的银装素裹里激昂地唱,是在感慨那些曾经的坎坷与历练吗?也许你们并没想那么多,来瀛芳园放歌,就是为了友情,为了愉悦,为了充分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。而你们歌声中传递的快乐,感染着我和经由此处的每一位游人。又一次在歌声里,我告别你们继续前行,回响在耳边的是老歌唱家杨洪基的那首“快乐当家”你想忘掉烦恼吗?就让快乐当家吧!你想拥有财富吗?就让快乐当家吧!你想天天幸福吗?就让快乐当家吧!你想好运相伴吗?就让快乐当家吧!



【福成讲故事】

## 虚荣

□杨福成

虚荣似乎是天生的,每个人都有。有虚荣之心不是什么坏事,但虚荣过了头,就是坏事。我上中学的时候,有两个同学,一个高个,一个矮个,他们俩都是百米健将,不分伯仲。到了开运动会的前一天晚上,高个的怕输给矮个的,就趁矮个熟睡时,将他的头发剪成了狗啃样的“菜花秃子”,让他不好意思参加比赛。但第二天,矮个就顶着那个“菜花秃子”头赢得了比赛。孟德斯鸠说,有些人的虚荣心,竭力使别人不愉快,想借此引起别人的钦佩,他们设法要出人头地,结果反而更不如人。结合现实想想也真是,多少人一时将别人“剪”成了“菜花秃子”,最终,可能是输得自己连“秃子”头都保不住了。实际上,虚荣是一件无聊的骗人的东西,得到它的人,未必有什么功德,失去它的人,也未必有什么过失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,可就是没有人能解了这个套,知识分子不能,名人大家也不能。在北京遇到一个朋友,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考上了中专,后来又自考上了专科、本科,再后来到北京读研究生,这应当说是很好了,可他还是不满足,还要节衣缩食努力地往前奔。老婆孩子到北京去看他,为了省钱,他舍不得住好的宾馆,花百十块钱找了个地下小店,结果三口人被虫子咬得浑身是疙瘩,惨不忍睹。大家问他这是为什么?他说这样节省是为了考个博士,要比别人强,让人看得起。

有一个名人,是某画院的领导,一家报纸免费给他做宣传,这本来是件好事儿,可报纸拿到手,他却火冒三丈,愤怒地打电话斥责报社负责人:“我现在是常务副院长,你们怎么把我写成了副院长?必须登报声明道歉!”尽管报社声明道了歉,但他还是气得生了一场病。其实,人家印报纸的时候,他还不是“常务”呢。虚荣就是这样奇怪,在企望不可能的尽善尽美的同时,反而失去了原本的美好。现在报纸、电视上,几乎每天都报道落马的贪官,贪官为什么这么多?一方面,当官的是为了钱色而堕落;另一方面,当官的是为了虚荣而堕落。当个一官半职,总想在亲朋面前,家乡人面前,甚至不认识的黎民百姓面前逞逞能,显摆一下自己通天的本事——没有找不到的人,没有摆不平的事儿,其结果,往往是害人害己。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,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。虚荣是虚伪的产物,虚伪是人内心的魔,人们之所以虚荣,就是着了魔地期望自己能飞黄腾达,高出别人,然而,无论多么腾达,到头来终不免要变粪土。波普说,每一个人的虚荣是和他的愚蠢程度相等的。放弃虚荣吧,不要再做一个愚蠢的人。

本版投稿邮箱: qlwbxujing@sina.com

【休闲地】

□杜远

今晚,单位里新来了一位同事,和我住进了同一间宿舍。在帮他搬运行李的间隙,我顺便收拾了一下我的房间。偶然间,我又翻开了同窗在我高考复习的一年里写给我的六封信。那应该是2004至2005学年,她去云南读了大一,而我却留下来继续备考、复习。六个信封形状各异,是当年剪掉邮票后留下来的残骸。信纸保存得依然完好,她“右倾”的字体,还是那么熟悉;她鼓励的话语,读来还是那么令人感奋。如“记得罗曼·罗兰说过:‘只要有一个人为你真心哭泣,生命就值得忍受’。记住,你

## 六封信

不是一个人在奋斗,还有我们这些老同学在为你祝福,为你加油,为你喝彩!”紧张的备考,令人窒息的炼狱——不是每一封信我都会回,但每一封信读完都会让我心情畅快、兴奋、稍许感动。复习的一年里,她默默“独唱”着对我的问候、关心、鼓励和期许……一年里,陆陆续续我收到了六封信。后来我才知晓,她之所以这么“默默”,是同窗的那些时光,我有事没事和她聊个天,说说笑笑,驱散了她心中阴霾,使她挺过了考试前最艰难的时刻……而我却一脸木然,发誓自己没那么高尚。也许

同窗情就是这样单纯。很偶然,自从2005年读大学后,这些信一直跟着我,先是在济宁,后来去烟台,又返回济宁,目前在济南。掐指一算,有十个年头了。在云南读完大学,她北上读研,南下工作。我从烟台读完大学后,回济宁工作,不安于现状,前年又来到济南工作。各自为了谋生在忙碌,为了理想在拼搏,加之距离遥远,至今未能再见面,短信、电话也是寥寥。我想,若有一天再见面,我一定会把这六封信放到她的面前,睹物怀想,年年岁岁、岁岁年年——会有什么感触。我一

定会告诉她:你知道吗?高考复读的那些日夜,你的文字和诸多文学佳作给了我莫大力量,报志愿时才毅然选择了中文专业。你知道吗?在大学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,公务员考试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节节失利的时候,我再次翻开你的信件,又重新鼓起勇气……今天晚上,她发来一条短信:嘿,现在还在济南工作不?我出差来了,住在东方大厦,明天回南宁。我掐指算了一下,我们约有八年未见了。立即拨通了电话:“我明天请假,去送你,就算没有时间请你吃饭,去送送你。”

【80后观澜】

□雪樾

每年九月份开学的时候,大学校园里都会迎来送新生的家长潮,那场面很是引人注目。我住在一所高校的家属院,与高校隔着一条马路,经常去校园里闲逛,对送新生的场景印象非常深刻。今年开学,前来送孩子的父母多数是开着私家车过来的,父母或是奶奶、爷爷、姑姑、大伯等家人组团而来,陪着孩子去学校报到,办理手续,父母们手里拎着大包小包,或是拉着行李箱,不时地东张西望;而那些青涩的面孔,背着双肩包、耳朵上戴着耳机,一副悠然轻松的样子。到了晚上,校外的马路上灯火通明,各路商贩云集,在街道两旁排开,随处可见父母和孩子出来买东西,萦绕着不同地方的方言,他们的背影里,既有背井离乡的沉重,也有早日融入的渴望。省内的学子还好说,路程

## 校园里的背影

近一些,不会那么疲惫,从偏远地方过来的新生们,在路上奔波好几天,有些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,满心满眼都是那么的陌生。一次,去校园操场散步,遇见一对从甘肃农村过来的父子,当时军训已经开始几天了,他们解释说,“车票买晚了,来迟了。”父亲脸色黝黑,身着洗得发白的衣服。儿子个头比父亲高出一大截子,一身行头也都是旧的,只有脚上那双黑布鞋是新的。“这是娃子第一次出远门,我不放心,才一起来!”老人缓缓地说道,言语中夹杂着几分骄傲,脸上始终微笑着。聊天中得知,今年收成不好,卖完粮食,又从亲戚家凑了一些钱,才攒齐孩子的学费。老人有些驼背,身体像一轮月牙,能看出他常年在田间耕作。来送儿子上大学,或许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大都市,望着他们远去的

背影,我久久无语。如今新生报到的行头越来越高大上,队伍也越来越壮大,但在十几年前,却是另一番场景。那时候,学生都是独自前来报到,行李和装备也很简单,有些父母会陪着孩子报到,但不会像今天这样讲究排场。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。邻居林老师是这所高校的辅导员,负责学生工作,每年新生报到的时候,都有很多家长给他送礼,或是沾亲带故老乡关系,或是熟人介绍找上门来,他很头疼,常常躲出去,不在家。一天晚上,有一对父子敲响林老师家的门,他不在家,他的爱人在哄孩子睡觉,一听是找林老师的,隔着门说了一句“他不在家,去学校找他吧”。这位父亲不死心,决定在楼下等,边抽烟边等。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见林老师还没回来,他们沉不住气了,从蛇皮袋子里掏出从老

家带来的特产,放在林老师的家门口,还有好几个自家种的大西瓜。我和邻居在楼下乘凉,临走时,这位父亲拜托我们给林老师捎一句话,“俺和林老师是老乡,在同一个村,主要想看看他,没别的意思。”夜色渐浓,他们踩着月光,拖着长长的影子离去,浓浓的方言在耳畔回荡,那份朴实的情感令人心头一暖。从村庄到城市,从城市到校园,这中间的距离,用脚步能够丈量出来,但是,用心灵是无论如何也测不出具体数字的——因为,后者代表着亲情。父母目送我们长大,我们是否记得他们的绵密苦心?是否回眸一望记得他们的背影?送子上大学,父母心忧然,这亦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送行,从他们(她们)的背影中,我读懂从未离开却一直被忽略的亲情、期望,还有乡愁。